


“不公平，都是同一個爹媽生的，為什麼我哥無憂無慮。”

哥哥畢業後一直做著樂隊，今年發了專輯，銷量不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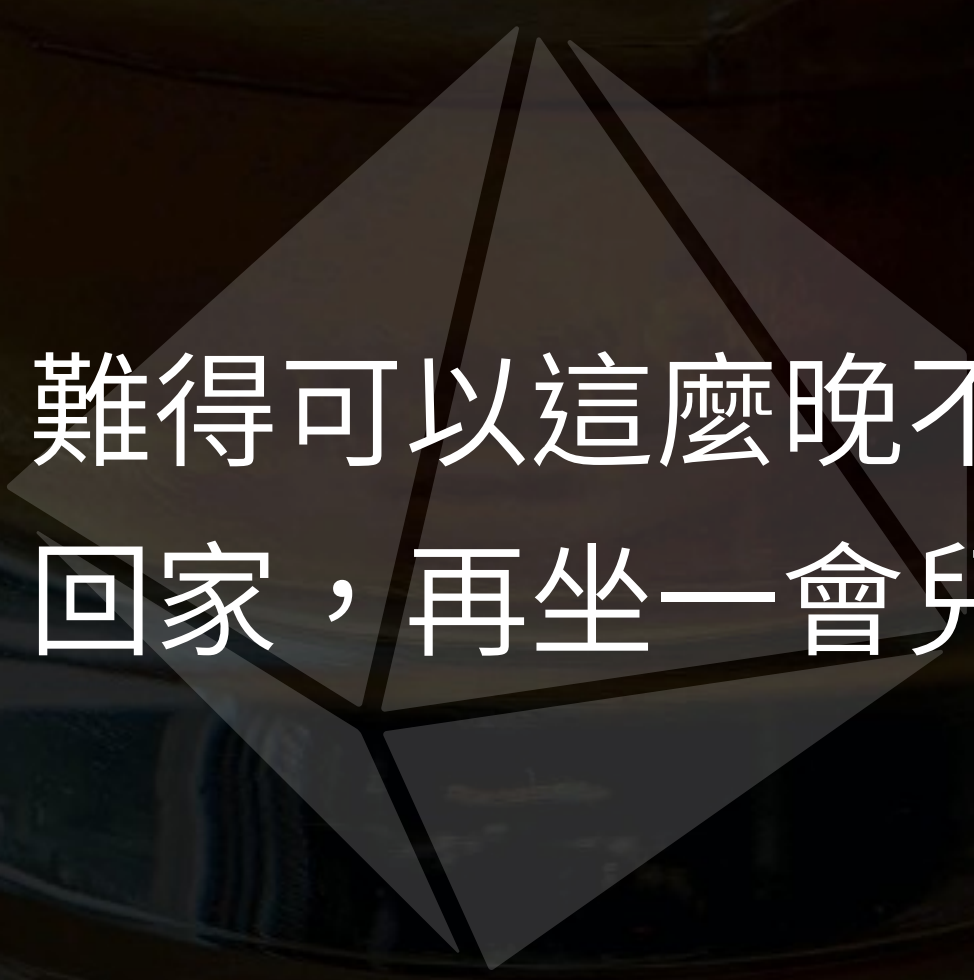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爸媽還是對此不太滿意。

所以，今晚的慶功party全家只有我來。

我喝著可爾必思沙瓦，感覺有些無聊。



喝完這杯就回去吧



難得可以這麼晚不  
回家，再坐一會兒

我：“哥，我想先回家啦。”

梓遊：“等等，我找個人送你。

——子恆，你是不是要走了？幫我送妹妹回去唄。”

周子恆，我哥摯友，起初差點成為樂隊貝斯手，後來因為他要出國作罷。現在在美國一邊讀金融，一邊寫歌做rapper，暑假回來探親。



NEXT

再坐一會兒是值得的。台上出現一位男rapper。理著平頭，一身黑。  
他的嗓音是冷的，低沈有磁性，糅雜百味。  
他即興給party上的每個人作詞。

I feel you smell like a Gryffindor  
like Calpis you tasted

握著冰鎮的易拉罐 你眼裡虛掩著什麼  
我遇見你這晚 月光打濕了衣襟嗎

我逃過他的目光，害羞地放下手中的飲料。



NEXT